

古城老街，承载昭通的回忆



省耕国学公园内的昭通书院。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初遇昭通古城，已是深夜，淡淡的月色笼罩着古城。我踏着夜色，沿着木质的楼梯走进古色古香的民居，走进古城的梦乡，去邂逅一段美丽的昭通传说。

清晨，小贩的叫卖声，清脆而干脆，还有讨价还价声飘入耳朵，唤醒了睡梦中的我，也唤醒了古城。轻轻推开木窗，阳光透过树叶散落在墙面，整个古城斑斓厚重，一街一巷都充满浓郁的历史风韵。

午后，阳光像毛头小子一样热烈。踏着石板路前行，可见到古牌坊耸立，古街宽敞质朴，建筑以灰色为主，不似喧闹的旅游景观，古街里的货物都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黄昏，回到客栈。热情的客栈主人送上飘着清香的茉莉花茶，品着暖暖的花茶，听着清亮的小曲，一天的疲劳便一扫而光。昏黄的灯光下，与抽着叶子烟的

大爷聊起家常，听他讲述昭通古城的前世今生。

昭通古城位于昭阳区，以辕门口为中心，老城有四门，东为抚镇门，南为救宁门，西为济川门，北为趣马门。古城以清代建筑为主体，又包含中西合璧建筑形式的多元化建筑风格，一度遍布川地庙(成都会馆)、陕西庙(西安会馆)、雷神庙(江西会馆)、妈祖庙(福建会馆)，以及两广会馆、两湖会馆、云南会馆、贵州会馆等十五个规模宏大的清代会馆，是远近闻名的“会馆之都”。

遇见昭通古城，除了这座古城独特的历史感、烟火气，还有一份心灵的自我净化，一份诗意与美好！

个紧跟时尚，是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的中心商业圈；一个保留乡情，是融历史、风景、故事、人文、记忆为一体的大众生活圈。正是如此，这条街道处处散发着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几乎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会找到情感的共鸣点。

西街分为上西街和下西街，两街之间很密集，像两块巨大的磁铁，不但吸引着外来人口到这里经商务工，同样也吸引着本地人来这里休闲购物、品尝美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群，你来我往，共同生活，在相互交流中融合。作为全市老牌商业步行街，它在昭通街道中有着极高的位置，第一次到昭通旅游的人都会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西街，是一条弥漫着商业味道的步行街。华灯初上，夜幕中的洋人街、影视城等地流光溢彩、人头攒动。珠宝店、服装店等让人目不暇接，承载的更是昭通中心城市的商业传奇。

西街，是一条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街。选择一个微风习习的周

末，约上好友在西街徜徉，热闹的夜晚，美食聚集，人声鼎沸，摊点火爆，牛杂蒸、麻辣烫、春饼、砂锅米线等地方名小吃香气扑面而来，或咸或甜，或辣或酸，五味杂陈，昭示生活的真谛。

陡街的夏天

每一座城市都有厚重的历史，每一条街道都有自己的特色。

位于昭通市中心的陡街，有近300多年历史，承载着昭通人的记忆，记录着时代变迁的轨迹。

陡街的夏天气温在20℃左右，没有盛夏的炎热和浮躁，天光云影徘徊，太阳若隐若现，短一阵长一阵的雨，带来无边的清凉。

夏日微风，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再加上现代时尚元素的装饰，使陡街别有一番韵味。商店门头挂着代表本地特色的招牌。除了老字号，这条街上还开了很多网红新店……

白天，陡街上的行人并不多，因为很多店都是晚上才格外火爆。夜幕降临，漫步在陡街的青石板上，街道灯火通明，来来往往的游客更为这条古街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陡街好像一条纽带，一边是美好的回忆，另一边是对未来的憧憬。

挑水巷记忆

到昭通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想去一个锁定记忆、留住乡愁的地方，经好友推荐，最终决定去挑水巷。

挑水巷因挑水而得名，西与崇义街相连，东与北正街相接，是一条毫不起眼，却充满情味的老巷，记录了一段艰苦岁月，承载着老一辈人的记忆，使得我急欲去沾些气息。

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最初是通过上网认识挑水巷的，方便快捷的互联网世界里有太多挑水巷的影子，但关于她过去的点滴也都是老资料、旧照片里拼凑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心里常常有莫名的向往，一种“挑水巷情结”油然而生，希望早些到这里。

初秋的一天早晨，约上好友去探寻挑水巷。走进狭长而又幽静的巷道，恍若迷失在记忆的迷宫里，似曾相识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顿时感受到一种沧桑厚重的人文底蕴。沿着青石板路向前行，随处可见布满岁月印迹的老房子，斑驳的墙体，留存时光的韵味。依稀可见的广东会馆旧址诉说着曾经的高贾云集。

很久以前，自来水还没走进寻常百姓家，每天睁眼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生活用水。昭通人的饮水都靠从大龙洞引来的水。大龙洞的水经过官沟流进城，在原来顺城街与崇义街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石砌水池，全城的人都在这里挑水以维持生活，由此，出现了以挑水为生的职业，一些人就在那里取水挑去卖。挑水巷是进入城中心的必经之地，每天挑水的人总会溅些水在地上，青石板的巷里总是湿漉漉的一大片。

挑水巷如今早已没有居民挑水的身影，但小巷却有旧时的影子：小巷两旁店铺里随处可见代写、刻章、配钥匙、卖小吃、加工五金、收购古玩的人群……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记忆中挑水巷的热闹。

如果说挑水的日子代表着贫穷与艰苦，从某种层面来说，挑水巷则教会了我们节约与勤俭。在这个打开自来水龙头，可以很轻松地喝到干净的水的时代，我们或许更应该回头看看，怀念那些曾经挑水的日子！

(图片由市文旅局提供)

西街的诱惑

记得一位昭通人说过：“认识一条街，需要用脚去丈量，用眼去捕捉，用心去感受”。

西街既有魅力，更具包容性，因独特的地理风貌而造就了“两个圈”。一



焕然一新的昭通中心城市。

伫立在永善县团结乡团结河汇入金沙江入口处的滩涂上，放眼金沙江宽阔而宁静的江面，偶尔有船驶过，泛起一道长长的水纹。江边的水草丛中，不时飞起几只不知名的水鸟，从江面一掠而过，转眼不见踪影。自向家坝水电站库区蓄水之后，那条浊浪排空、惊涛拍岸的金沙江收起桀骜不驯的性子，成了一条安静而温驯的河流。

在习习江风中，总是让人不自觉地想起那条远去的金沙江。脚下的这片土地，那些曾经深埋于江边的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又一次没入了水底，再次沉入到时间的深处。在这看似平静如镜的江面下，究竟隐藏着多少我们至今未曾知晓的秘密，又有多少历史的暗流在时间的深处涌动！在若有若无的涛声中，我们仿佛听到石器和青铜器打出原始而古朴的交响声，耳边响起了先民在猎猎江风中踏歌而行的足音。

浩荡奔腾的金沙江，发源于高寒而遥远的雪域之巅，流经永善境内175.45公里，大多在丛林草莽和险象环生的峡谷中腾跃向前，唤醒沿途古老而朴素的生命脉动。远古的先民，沿着金沙江流域，从时光的隧道中缓步而来，他们择水而居，在金沙江沿岸的滩涂或河谷地带安营扎寨，繁衍生息。

考古学家认为，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结论，从而明确了长江上游为金沙江的历史地位。江河之间的源与流，其文化位置上的意义远远超过地理位置上的意义。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相对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带来说，无疑是边缘地带。因为有了金沙江，古老的中原文化，逆长江而上，出川入滇，沿着金沙江的源头方向，一路延伸至祖国的边陲之地，浸染和丰富了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在团结河汇入金沙江的江边河谷地带，经历了岁月长河的冲刷和洗礼，田间地头到处是被时光打磨过的石头。对于栖居于此的村民来说，祖祖辈辈在小河欢腾的歌声中成长，在金沙江潮起潮落的涛声中

大毛滩文化秘语

杜福全

劳作生息，用勤劳的双手抚摸过河谷里那些光滑的石头。然而，当一块呈斧子状的石头露出地面的时候，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警觉。

1982年的一天，大毛村桥头村民小组的村民杨书榜，在自家的土地上将坡地改为台地时，挖出了一件像斧子的石头。看着这块形状独特的石头，杨书榜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家砍柴时使用的斧子，脑子里浮现出历史课本上曾介绍过的东西。离开课本几十年了，这种模糊的感觉已经难以清楚呈现出具体的样貌来。这块普通而又独特的石头，它有着圆滑而温润的体表，似乎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分明留存着人类熟悉的体温。于是，杨书榜收藏了这块石头，并在1992年献给了永善县文化馆。1994年9月，经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永康、马文斗、杨福等考古研究专家鉴定，这件石器为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斧平面为梯形，横部为扁扁椭圆形，刃部锋利，呈弧形双面，约8厘米长。石斧通体长15厘米，厚4厘米，上端宽6厘米。石斧的表面，留有使用过的痕迹。

孤立的一块石头，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没引起考古界的重视。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大毛滩的村民在地里再次发现了像斧子一样的石块。他们把这种呈楔子状的石块称为“雷楔子”，认为是天上的雷公打雷使用的工具。在修房建屋深挖地基时，村民还挖出过一些铜器碎片和钱币。在没有文物知识的村民看来，这些锈迹斑斑的器物毫无价值可言，于是，这些重见天日的文物，被他们随手扔进了团结河。

2006年4月，随着向家坝水电站库区蓄水在即，对团结乡大毛村大毛滩出土文物的

考察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经过考古学家们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发现大毛滩出土的石斧与金沙江流域已出土的文物相似。考古学家们认为，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而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长江中下游的先民在往上游迁徙的过程中，将文明带到了金沙江流域。文物考古研究专家根据出土的石斧推断，团结乡大毛滩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杨书榜及其邻居的承包地，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生活的两处遗址。

2008年4月至6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由杨镜皿等考古研究专家组建而成的考古发掘工作队正式进驻团结乡大毛村，对大毛滩遗址开展抢救性保护发掘工作。

大毛滩遗址位于金沙江支流团结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共有两个地点，两者相距约400米。发掘区域A区，当地的村民称为下坝，发掘面积200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共有12层；发掘区域B区，当地村民称为老屋基，发掘面积100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共有9层。通过对这两个区域的发掘，发现了一批当时人们活动遗留下来的基槽、柱洞等房屋遗迹和火堆、灰坑等生活遗迹。同时，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物件，包括精美的石斧、石纺轮、制造石器的石坯半成品、饰有绳纹、方格纹等纹饰的陶器残片，大量的陶制网坠等生产生活用具。此外，还出土了铜器残片、矿渣，以及当时人们食用各种动物后遗留下来的诸多动物骨骼等。

考古专家根据对文化层和出土物件的研究分析，认为团结乡大毛滩两处古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晚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这一发现说明，永善境内，在

5000多年前已有先民居住。古老的先民，他们在团结河与金沙江交汇处的滩涂地带，临水而居，主要以渔猎为生，已会制陶、渔猎、养殖，初步掌握了铜的冶炼技术。

从考古发掘的历史遗迹来看，古老的先民在大毛滩活动的足迹，从铜石并用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时期。在21世纪初，大毛滩出土了石室墓，石室墓中还出土了“五铢钱”、双耳铜罐等文物。永善县文化馆将村民发现的这些物件送到云南省考古研究所鉴定，并请专家到大毛滩做了实地考察研究，认为大毛滩为东汉文化遗址。

驻足今天的河岸，目光穿过现代文明的尘雾，追溯远古时代的这片山河，群山之上的原始丛林早已将自己包围，一条遍布

枯木和青苔的小河在身边流淌，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清澈的河水中嬉戏跳跃。古老的金沙江，一路狂奔着投向更为广阔的长江怀抱，惊涛拍起的千层浪，淹没了团结河轻柔的浅唱和低吟。我们仿佛看见一群沿江流域逆流而上的先民，被团结河自然风光所吸引，于是停下探索的脚步，放下沿途迁徙的艰险和辛劳，在漫山遍野的森林中，用智慧的双手搭建起遮风挡雨的简易居所，在涛声中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朴生活。白天，他们赤裸着上身，背着古老的弓箭，手握原始的标枪，上山打猎，下河捕鱼；夜晚，他们围坐在柴火堆旁，用明亮的火光驱逐欲望的野兽，抵御夜晚的寒冷和内心的恐惧……

如今的大毛滩，因为电站库区蓄水，金沙江水淹没了那一大片滩涂，形成了宽阔而宁静的水面。团结河的流水清澈见底，悄无声息地与金沙江融为一体。河岸的青山，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倒映成水中的湖光山色。夕阳西下，霞光返照，摆渡人摇船归来，平静的水面上，闪烁着金色的波纹，仿佛远古的青铜之音穿越时空的隧道，在岁月的河面上跳着幽远而神秘的音符。



大毛滩新石器时代发掘现场。夏延安 摄